文学评论

笳鼓悠悠　生息荡荡

——读蒋彩虹长篇小说《花鼓》

□ 李钢音

收到蒋彩虹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《花鼓》，打开来，眼前浮出10年前她的身影和笑，在鲁迅文学院的樱花树下，也在浩浩汤汤的长江边。“我们那里，是江汉平原！”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，说时带着爽利和明媚，似乎要一把将你拉到远阔的江岸。

人生匆匆，有幸地，我曾触摸到蒋彩虹心底的忧郁和冲撞，见到她闪着波光的眼里流下的泪，感到她胸臆间萦迂回折地对一方土地的情肠。这样一颗生长在荆楚大地的赤子心，在生活与岁月的磋磨中，就不知会引领她踏上怎样的寻觅，抵达怎样的风云之境。

《花鼓》封面素雅温实，一旦一生，青绿的水袖，隐在水平如镜的茫茫中。小说的布局，则如同一台绵延近一个世纪的花鼓戏，由打闹台和四幕构成，随着主角林静芝的爱恨悲欢，浮生一梦，在片云天共远的江汉，恣意而繁盛地上演。花鼓，是发端于明末的荆州民间戏曲，亦歌亦舞亦戏，在一代代艺人的命运浮沉中，演绎了山野乡镇里那些诉不尽的盛衰枯荣、深情重意，犹如飞越过古老楚地的那只“凤兮凤兮！”的凤凰。花鼓，也是作者用精巧细密的笔触渲染的荆楚民间文化精神，一部小说的字里行间，处处可感到蒋彩虹“变死音为活曲，化歌者为文人”的才情，花鼓这一经历了田园期、草台期、丝弦期、消退期、鼎盛期的乡土戏曲，被蒋彩虹装满了来自生活和土地的情意韵与精气神，她甚至不拘一格地将花鼓词曲移入小说，好似非要让读者听其声，闻其味，察其神，方才意平。花鼓，更是蒋彩虹笔下江汉平原的生命和历史长卷中，一道生机活泼的重彩：近百年的光阴，逾百位的人物，他们的生与死，因有花鼓而超逸，他们的泪和笑，因有花鼓而浓烈，他们的苦与甜，因有花鼓而温厚。

对《花鼓》的阅读，是一次绚丽又奇异的旅行。蒋彩虹在创作《花鼓》的日夜里，以她对生活不变的挚诚，唤醒了血脉中自巫风楚韵而来的江汉儿女心，她的笔触犹如一条灵动的大鱼，漫游在沟渠水网之间，笔力所至，历史和人生均拂去尘埃，有了温度和神采。《花鼓》从民国时18岁新寡的林静芝由乔家大湾村逃婚娘家起笔，这人生戏剧的开场，就隐隐伴着花鼓的咚呛，正是生世何殊戏一场。林静芝是一个寻常的江汉女子，她像江汉大地上一棵生命顽强、枝叶茂盛的老槐，从聚缘泰林家茶馆的小姐，到清荷垸乔戴两家的妻母，从民国，到抗战、解放战争，直到改革开放，她屡经历史的巨椽扫掠而来的罡风和变故，又开枝散叶繁衍出儿孙，将血脉的藤蔓从小村伸延到武汉、深圳，成就了作者“为苍生而歌”的深切情肠，也印证了人生等戏剧、衮衮徒区区的慨叹。

蒋彩虹似有一双容采万物的眼光，《花鼓》以几近工笔和女红的文学之魅，含藏了抒写历史、地域史、风俗史、家族史的度量，也展现出“书楚语、作楚声、纪楚地、名楚物”的功力。林静芝90年命运和情感途程，一路串联起桃集、鲁架河、小叶廊桥、鼻家叶子、龙潭乡、三岔河口、竟陵县、何家湾、清荷垸，这些星罗棋布于江汉的村集闾巷，是一幅百态的烟火人间。书中各色人物的寄身处，有村落、堰塘、禾场、古庙、祠堂、茶馆、酒肆、牌桌、药号、铁匠铺、杂货铺、戏台、染坊、集镇、宗族、保甲、生产队、花鼓剧团、群艺馆、县城、城市。营生包括了肉肆、捕捞、耕作、酱料、花果、刺绣、药肆、扎作、棺木、鼓乐、杂耍等等。饮食是鱼虾、腊八粥、粽子、糖茶、炒米、翻饺、麻叶子、米酒、荞麦粑、韭菜粑、玉兰片。习俗是风水、接灵姑、忙年、冲喜、抢婚、请七姐、偷药、观花树。语言是荆门方言，在《花鼓》大叙事、小切口笔法中，充满着富有地域特点的土语特征词和口语词，一声声的“恁郎、搞牟机克、小枪壳、哪西克、一哈儿、嘎嘎爹爹、滑秒子、枪朗、雷追、做幺家”等方言，清脆爽朗，其表情、会意、形象和比喻，宛若河网中跳跃的鱼影，溅起玲珑的水光。还有那些风霜雨雪、春风秋月、湖光山色、流水桃花、猪鸡牛羊、飞鸟潜鱼，也是《花鼓》中时常信手拈来、尽悉铺陈、伴随着人物命运的斑斓的情景。而人的遭际，除了悲欢离合，生离死别，还有水灾、匪患、兵祸、瘟疫、饥饿、抗争、勉励。这一切的生活和物事，都在《花鼓》的言内意外，变为了丰富、绵实、活泼的人生，流淌成有声有色的历史，也展开一幅清明上河图般酸甜苦辣、阴晴圆缺的荆楚画卷。

文学孕育于文化的土壤，在我们日渐习惯文化的浮躁和多变时，蒋彩虹以细致的体察和宽博的情怀，贴近土地与人生，为荆楚文学带来了扎实厚重的《花鼓》。这样的作品，就能够无论文学的各种主义和理念，在一草一木、一生一死中，传递出言说不尽的一腔情肠。而正是这贴心贴肺关爱众生的情肠，使得《花鼓》自然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深厚和浪漫主义的瑰丽，让每一个历史深处的细节都活色生香，温暖人心，成为江汉平原农耕文化和时代变迁一部忠实真诚的文学纪录。

同时，花鼓作为非遗，也在小说的人物命运和情感变幻中，得到有声有色的展开，蒋彩虹透过故事的跌宕和民俗的彩衣，向读者淋漓尽致地陈说了非遗作为一方土地文化精华的魔力，它是时光的心血，也是生命的力量，是《花鼓》的文学价值所在。

（李钢音，贵州财经学院艺术学院教授，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协会员。出版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各一部，创作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电视剧本、舞台剧本、文学及艺术评论、文化理论、报告文学等作品若干。）

捧着阳光　走出苦难

——蒋彩虹长篇小说《花鼓》浅评

□ 碧　川

壬寅年，荆州文坛迎来了一个重要收获，女作家蒋彩虹38万字长篇小说《花鼓》，经由湖北省作协重点扶持，并由长江出版社出版。这在荆楚大地，在江汉这古云梦泽发育的冲积平原上，留下了一行沉稳坚实的足印，实在是值得可圈可点、可喜可贺。

小说的艺术特质和时代特征，共同决定了小说的斑斓五彩的创作现象。在当代中国，成功纪录和艺术描写底层人群百种活法、千般挣扎的文学作品有很多，同时也诞生了《人生》中的高加林、《活着》中的福贵、《平凡的世界》中的孙氏兄弟等一批生动鲜活又经典闪光的人物形象。人生如戏，花鼓人生。如今，蒋彩虹用她的体悟和思考，用她的才情和笔墨，用她的勤奋与执着，在中国当代文学册页里，倾情奉献了又一个经典符号般的人物形象，她就是《花鼓》中的主人翁林静芝。

穿越岁月的平原，分开时代的烟尘，历史作为宏大的叙事参照系，现实与历史的纵深处，每个活灵活现于其中的人都是它的回声。林静芝命运多舛，18岁就做了寡妇。正应了旧时一句话，“劝君莫做女儿身，一生苦乐由他人”。三任丈夫、四个男人如走马灯似地与她的人生纠葛在一起，冲喜、守寡、逃婚、填方、再醮、子殇、迁徙，这便是她命运的清单。从她呱呱坠地不谙人事，却能闻鼓止哭、闻鼓安睡开始，或许暗喻她的命运与花鼓有着与生俱来的不解之缘，这花鼓，在民俗里是热闹，在落寞时是慰藉，在思念时是寄托，在苦闷时是宣泄，甚至在林静芝90岁去世时，声声花鼓，也幻化为渡她通向天国的大片的槐花。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。在旧时女子原本命运照单全收的语境里，林静芝不愿意裹脚，不愿意顺从男权，不愿意匍匐于世态炎凉之下，她的叛逆性十分突出、反抗性表现鲜明，但唯一不曾叛逆、不曾反抗的，花鼓戏始终是她的钟爱。

的确，不独林静芝，从田垄击鼓而歌到流连市井而唱，再到高迈大雅之堂而演，200多年来，天门花鼓戏在保持传统中几经流变，历久弥新。它以其朴实生动的语言、优美悦耳的曲调、多彩丰富的唱腔、露滴晶莹的乡土气息深受两湖平原民众所钟爱：《站花墙》唱得雅美、《十五贯》唱得精致、《三官堂》唱得洪亮、《白扇记》唱得婉转、《王瞎子闹店》唱得热闹、《打连厢》打得欢快、《泪洒相思地》唱得荡气回肠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仿若生命旅途中，人人必念的唱句、个个须诵的台词，一个不能少、一个不会少。生存的不易、生活的磨难、生命的光芒，一次次地告诉我们，相信阳光，充满理想，怀抱希望，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，依然能开得出鲜艳的花来。小说中，林静芝是自己人生道路的跋涉者，是苦难命运的抗争者，更是时代巨变的见证者。顽强抗争，逆袭人生，这便是林静芝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学符号的意义所在。

源于生活，近于生活，却又高于生活，蒋彩虹把目光和笔墨伸向社会底层人物，伸向跨度长达百年的历史与现实，在浓得化不开的地域文化里去开掘去发现人生与历史的价值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尤其令人欣喜的是，通过“花鼓戏”这个极富特色的非遗载体，作家以独特视角，全景式展现了深蕴江汉平原丰沃土壤中的风土人情与人文深隐，从而让一个曾经被冷漠多年的写作主题重新回归到荆州作家的视野，那就是文学的民族性，越地域越世界。

一个会表达的人，才是最见功夫的文人。小说的艺术空间是多维的，作家的激情、才情和真情，得以在这个空间里自由地驰骋。首先，蒋彩虹驾驭语言文字从容自如，在林静芝逃婚奔向桃集那一节，后面一串紧追不舍的“火把龙”写得如折子戏般扣人心弦。而在“请七姐”那一折，把七姐占卜、能掐会算的戏份做得够足，想生“带把子”的巧荣，真的生出了一个拐翘（男孩），这就为林静芝坚定不移地相信乔嘉庚会回家而埋下了伏笔，“神机妙算”的七姐在这里给处于痛苦绝望中的人一线希望，这或许就是楚地巫风的神秘与魅力。其次，小说中，大量天门方言的灵动应用，让民俗文化活色生香，也为小说达情表意，推进情节增色不少。真实是艺术的生命。离开了真实，也就谈不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在共情中体验、在共鸣中感悟、在共享中提升，《花鼓》足以拨动每一位读者的心弦。

一个能出作品的人，才是最具生命力的作家。《罗丹艺术论》深蕴艺术三昧，他说，没有生命便没有艺术，他称赞希腊雕刻，“生命使他们跳动的肌肉显得灵活而温暖”。雕塑艺术如此，小说艺术亦然。什么是“好的塑造”？这既要看“形”的宽广，还要看“形”的深度。

文人靠文字，作家靠作品。这些年，蒋彩虹甘为纸上耕妇，经年累月笔耕不辍，先后出版7部文学专著，一批作品跃然于《中国作家》《清明》《光明日报》等国家重量级报刊，并多次获评省部级奖。在商业时代大潮席卷方圆之时，她不彷徨、不踟蹰，不左顾右盼，志向宏观远瞩、行文言笃心切、发奋实可感人。她能让“花鼓”如此简单的一个词语，承载了如此多的风雨、如此多的沧桑、如此多的诗意苍老，如此多的爱恨情仇。这是一握持之亘古、传之久远的楚韵薪火，这是一种直面苦难和审美超越的力量。写作实践证明，蒋彩虹有这个动力，有这个能力，也有这个实力。

花鼓虽小，也仿若一面镜子，可以照见云卷春秋的时代风云，可以折射博大深沉的家国情怀，可以触摸世间百态的血肉灵魂。捧着阳光的人，最终会走出苦难。掩卷长思，我不仅慨叹万物有灵，即使一只花鼓，在底层人手里的声声敲击中，也有推动生活前进的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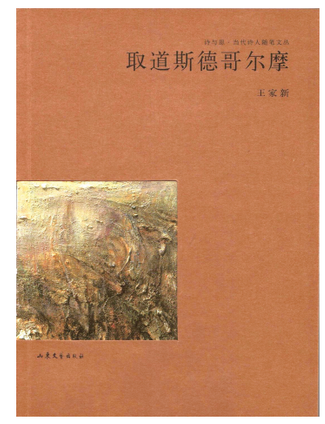
（碧川，诗人、文学评论家，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个人作品集《红月亮》《银纸船》《爱情只剩一滴泪》《人迹忧乐》。）

读书心得

斯德哥尔摩的火焰冲九霄

——读王家新《取道斯德哥尔摩》札记

□ 简良宗



读王家新老师《取道斯德哥尔摩》的随笔文丛。我一直在思考书名之用意。“取道”即选取、选择、向往、学习之意。那么作者究竟是要选取或学习“斯德哥尔摩”的什么呢？

我首先了解的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的首都和第一大城市。它既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，又是瑞典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交通中心和主要港口，也是瑞典国家政府、国会以及皇室宫殿所在地。

斯德哥尔摩是一座建于13世纪的古老城市，因为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，而使现在的斯德哥尔摩保存了100多座博物馆和名胜古迹。其中还包括厚重的历史、美丽和谐的人文自然景观等方面。了解到这里时，我不由自主地把斯德哥尔摩的古老与随笔中《文学中的晚年》相对照。

作者谈到文学中的“晚年”，不是简单的年龄概念，而是文学中某种深度的存在或境界。他说这样的晚年不是时间的尽头，反而会改变时间，会使时间停顿，甚至永恒，这就是“墓碑比其他事物更能照亮一个人的一生”的真实诠释。正是因为斯德哥尔摩的古老和它持续不断的积淀，才使得它现在成为作者心目中追寻的艺术殿堂！鲜花固然清香和美丽，但它终究要淋落成泥碾作尘；清明茶固然清香鲜爽，但它终究是少了秋茶的厚重与丰富。《取道斯德哥尔摩》就如秋茶，它的汁液里带有土壤的血与肉，它的味道里带有阳光的涩，带有月光的甜，带有采摘制茶的汗。它的滋味苦涩中有甘甜，这便如诗一样，苦涩是人生的本味，也是诗之本味。在诗中，“苦涩”即反讽、批判、思辨、晦涩或“黑暗”，如作者引用代薇的诗：“当我写下‘黑暗’/它其实已被照亮”。诗之“甘甜”即诗歌的品质，或存在的质感，或者说在诗中可感甚至可以用手触摸的物质，即诗之光。它像“雨中的石头”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后“长出了青苔”一样富有了历史沧桑感。我想这便是作者引用卡内蒂的随笔札记集《钟的秘密心脏》中“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壮大”的最好诠释吧。

斯德哥尔摩也是一个高科技的城市，拥有众多大学，工业发达。斯德哥尔摩更是瑞典的金融中心，瑞典主要银行总部都在这里。不仅如此，斯德哥尔摩还是著名的旅游胜地，它的市区分布在14座岛屿和一个半岛上，70余座桥梁将这些岛屿连为一体，因此享有“北方威尼斯”的美誉。

既然斯德哥尔摩的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文化等各方面都是如此厚重，我想作者笔下的“取道斯德哥尔摩”就不是简单地谈“诗与思”了，而应该是通过“诗与思”打开一扇通向远方、通向宇宙的视角，为读者开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，为模仿者提供拓宽拓深自己诗境的模式。也或者，此斯德哥尔摩非彼斯德哥尔摩，它只不过是作者心目中的一块圣地，抑或是诗歌的天堂，它是作者心目中唯美的艺术殿堂。通往这至圣的殿堂，就不能为写诗而写诗，就不能为谈诗而谈诗。作者心目中的“斯德哥尔摩”，无论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还是文化、旅游等都是那么厚重，这是因为它们的各种元素在相互依托，相互映衬，相互成就，终成作者心目中的“斯德哥尔摩”。或许，斯德哥尔摩对许多读者来说是陌生的，但正是这种陌生，才促使那好奇的心灵去探索，才促使那爱啃硬骨头的人去尝试，才促使那些喜欢挑战的人去勇攀诗歌的高峰或泅渡隐秘的隧道。或许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只有通过自己去思去悟，去理解去审阅去经历去历练后方才能悟出生活之美。诗歌也正是这样，没有峰回路转，没有小径通幽，没有柳暗花明，没经过分娩的阵痛的那些诗，就赤裸地铺晒在日光下，像死去美丽少女的尸体，没有生命的动力，没有青春的活力。就如作者摘自理论家施克洛夫斯基的话：“艺术之所以存在，就是为了恢复人们对生活的感觉。就是为了使人们感受事物，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。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，而不仅是知道事物，艺术的技巧是使对象陌生，使形式变得困难，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，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。”是的，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光荣使命就是呈现陌生，呈现出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诗人的使命正是这样，不但要看事物外在的形态、质地，不但要站在不同的维度去看，更要具有“往里看”的慧眼，找出“生命内在的风景”进行深度的雕塑，进行深度而细致的解剖，然后，“将永恒的东西再次确立为永恒。”

在作者介绍海德格尔时取名为《如果我们能找到去那里的路》。“去那里的路”指的是“还乡”路。“诗人的天职是还乡”这是海德格尔提出的著名论题。作者本人也相信，海德格尔走上了“还乡路”，走进了“诗”与“思”。那么作者笔下的“斯德哥尔摩”还有可能就是作者的“还乡路”，就是与“海德格尔小木屋”相对应的诗意的栖居地了。如作者所言，这个诗意的栖居地与城里的狂欢节，以及“假面牛头魔王和小丑的世界”完全是另一个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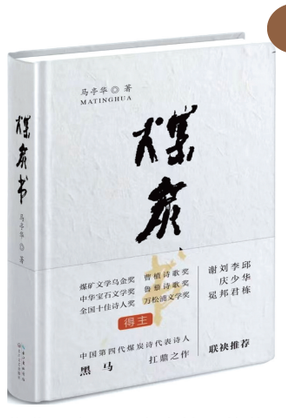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这本《取道斯德哥尔摩》随笔，感觉就像一首诗，“全诗中”再也没有出现“斯德哥尔摩”的字样，但又无时不在赞美“斯德哥尔摩”也即是诗歌本身。当然，其中不乏有批评、有质疑，但这批评和质疑无非就是对“斯德哥尔摩”至真至善至美至真的美好愿望和期许。诗人海子说：“诗歌是一场烈火，而不是修辞”。作者在《菲尔达芬札记》中引用“每一个顶峰都是一个火山口……没有深度，就没有燃烧的核心，就没有高度”的句子。“斯德哥尔摩”是作者心中的火山口，那火山口映着红光，从地球的核心处蕴藏的火焰冲上九霄，把半个地球映照得如同烈日炙烤。我远远地坐在一个叫巴城的斗室里，竟也被这诗歌的火焰烘烤得热血沸腾起来。

奎上读诗

把心跳交给一座煤矿

——读黑马诗集《煤炭书》

□ 刘笑甫



在物华天宝而又人杰地灵的苏北大地上，煤矿工人在矿山矿井中夜以继日地开凿出一道道的天堑，在乌金流过之处谱下一首首慷慨激昂的颂歌。黑马的诗集《煤炭书》便脱胎于此。

虽以煤炭为名，但它写的远不止是煤炭。在黑马的笔下，煤炭是爱与美的化身、是黑玫瑰、是春天的舞蹈家。读者在阅读中，与煤炭的对话绝不会流于表面，而是轻易就能深入内里，拨开生动的修辞和澎湃的抒情，触摸煤炭所承载的现实意义和蕴含的精神内核。

煤炭在燃烧前，其貌不扬、黑不溜秋，深埋地下千年万年积攒着力量。可当它被发掘、被利用，纵深投入窑炉中后，便放声长歌，用生命迸发着光与热，成为了让诗人不吝赞美的乌金。可这黑与红的转换间，耗尽的却是煤炭的全部身体。所以黑马忍不住沉思：煤炭心甘情愿付之一炬，把它沉淀千万年才集于一身的草木精华，在短暂的时间内释放成光与热，是为了什么？

诗集中，他用一个比喻给出了答案，即是为了一个崭新的宇宙。“乌金乌金——沉睡的太阳/焕发出生机与活力/一个陈旧的、崭新的宇宙，黑与红的转换/把大地的想法和秘密和盘托出。”黑马把煤炭比作太阳，赞作歌谣。在燃烧前，煤炭蕴藉沉思，如初升前的日、像未唱响的曲，它是在为工业发展与国家建设做着默默的储备；当它燃烧后，这轮新升的旭日带着火焰的献词，便迅速照亮热火朝天、朝气蓬勃的祖国，唱响寰宇、震古烁今。奉献、报国，这就是煤炭的回答，也是诗人借煤炭之口，发出的誓言。

为祖国增光添彩，在祖国的伟大征程中，像一块煤，释放出青春的全部热力，这就是价值与理想的最高实现，它当然是如此地迫不及待，如此地奋不顾身，如此地心满意足。

不过，煤炭想要实现这份理想，仅依靠自己是不行的，还离不开煤炭工人的劳作。他们之间的关系便如同千里马与伯乐；若无伯乐，千里马将困守于槽枥之间，若无煤矿工人，煤炭将沉沦于地下的亘古永夜。所以黑马一次次近距离地贴近煤炭工人、贴近底层煤矿，穷尽心力与才华，去记录、歌咏他们的勤劳与热忱。黑马在诗中写道：“煤矿工人一直忙到汗流浃背/仿佛地上的农民/在那些煤层里收获大豆、玉米、高粱/煤炭，就是工业的粮食”。他把矿工与农民相对比，矿工手下开凿的，不正是工业的大豆、玉米与小麦嘛！

矿工的生活是极其艰辛的。日出前便下井、日落后方完工，在井下黑暗的日子里，只有叮叮当当的交响乐不绝于耳。矿工是黑的，皮肤是黑的，不见天日的工作也是黑的；可开采出的矿石乌金，源源不绝地运送至每一处建设点后，在熔炉之中迸发的光与热，是白的，是雪亮的，是火热的！矿工心中的烈火愈燃愈旺，“忠厚吃苦、敬业奉献、开拓创新、卓越至上”的煤矿精神在黑与红之间代代相传。

“我把煤炭献祖国/这是一代代煤矿工人一生的使命/——以猫头鹰的作息，以蚂蚁的负重/以耕牛的朴实，以蜜蜂的辛勤/把心跳交给一座煤矿。”透过煤炭工人的视角，他赞叹，他比拟，黑马全身心地去爱着井下的一群群可爱的矿工们。在诗歌的字里行间，诗人的语言带着极澎湃激动的情感，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从未深处过大地之下的普通人无法领略、无法理解的煤炭的丰富内涵。它们在黑马的笔下熠熠生辉——既是开凿煤炭的那辈人所流淌下的，万万千千的煤炭工人共同铸成的牢不可摧的乌金精神，又是这大地下如火如荼、让热血为之沸腾的生产建设，煤炭更是在国家建设与改革迈进中不可忽视、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。

热情昂扬的诗篇，一首首地流过雄鸡血脉里的乌金，流过传输带上舞蹈的黑玫瑰。捧读《煤炭书》，谁都会被这一颗热忱的心打动！你听，黑马在诗中的奋力呐喊：“为了阳光/即使选择在黑夜中摸索与前行，也无怨无悔/中国矿工，勇者无惧！”